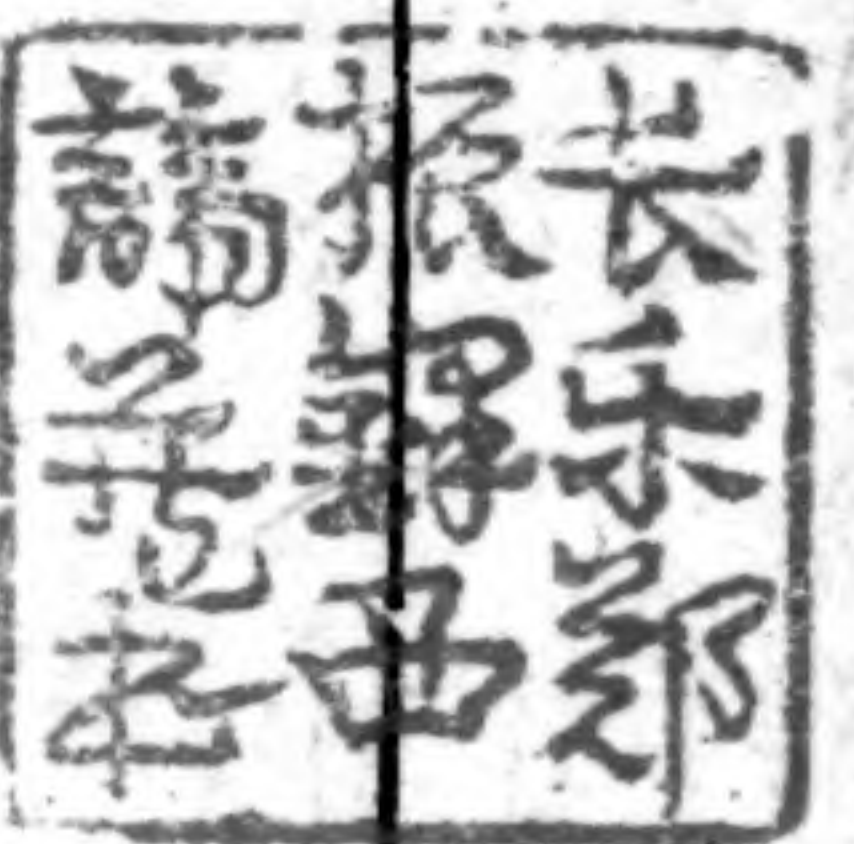






新刻游覽粹編卷之二



雲間

陳繼儒

眉公

友人

莊汝敬

脩父

編次

金閨

張承寵

敬任

校正

序類

家政序

朱熹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脩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好禮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婦欲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門閭欲其清白帷箔欲其潔脩男子欲其知



書女子欲其習業姻媿欲其擇偶婚姻欲其及時祭祀欲其豐潔用度欲其節儉墳墓欲其有守鄉井欲其重遷先業欲其不壞農業欲其知務賦稅欲其及期私負欲其知償私恩欲其知報私德欲其不逞私怨欲其不蓄親戚欲其來往賓客欲其延接里閭欲其相歡故舊欲其相親交游欲其必擇行止欲其必謹事上欲其無諂待下欲其無傲公門欲其無擾訟庭欲其勿臨桑梓欲其必恭有無欲其相通凶亂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危喪欲其相哀慶欲其相賀臨財欲其無苟見利欲其無爭交

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時內外欲其相諧忿恚欲其含忍過惡欲其諱嫌疑欲其知避醜穢欲其不談奴婢欲其整齊出納欲其明白戲玩欲其有節飲食欲其不亂服飾欲其無侈器用欲其無苦廬舍欲其脩葺庭宇欲其灑掃文籍欲其無毀門壁欲其勿污鞭笞欲其不苛賞罰欲其必當如是而行之則家政脩明內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脩移之於國與天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嗚呼齊家君子其可不脩一家之政乎家政不脩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



乎

述類

夏日讀書述

胡光盛

予夏日讀書于思尊齋居見夫陰雲四合雷雨交發  
 若大將建旗鼓列行伍金戈鐵馬之聲衝擊於上下  
 斯時也鬼泣神愁萬形斂迹予正襟以待之及晴空  
 開霽一碧千頃羣英搖搖互相獻媚而爭妍予移步  
 於臺砌有一鳥嚶嚶於綠陰之間怡然溶然此中為  
 之釋然因自笑曰何天之變態倏忽若此也耶果有  
 心為之耶抑自然而然耶得其趣研其機吾與此共

陶融而變化之矣豈非為學之一助哉適有客來報  
 門外河水添一尺

村學先生自述

青蘊生

利欲驅人萬火雞世途擾擾幾歡悲謾言富貴書生  
 分誰解青袍悞老儒小子不是別人乃是村學堂中  
 一個先生是也每憶少年時通今博古焚膏繼晷窓  
 前勤苦十年餘學成文武藝幾向棘闈酣征鏖戰龍  
 門點額暴腮爭柰命途多舛時運不齊避曲江之車  
 塵無長門之際會因此上田園廢盡身口不支正是  
 空餘文字三千卷一字何曾療得饑農馬而勞之不



任商焉而財之無資工焉而巧之不素巧焉而面之  
無皮榜徨三思不知所之記得古人有句話財主敗  
落便教書噫噓噓師道之來久矣你看那孔仲尼立  
數仞門墻開儒宗於春秋之際孟子負巖巖氣象演  
道學於戰國之時河汾說教者文中子斗山瞻仰者  
韓退之以至歐蘇吳邵及乎周程張朱浚洙泗之源  
流廣伊洛之支裔師道尊斯文熾真足以啓天下之  
仰慕俾學者之依歸道學之盛於茲極矣嗚呼物隆  
則替器滿則歆天下之常理你看那教化日降日下  
風俗日澆日漓吾輩既非前輩今時又非古時福被

古人收去今人是還債的東西小子村學堂中坐了  
幾載其中滋味果是孤恹人誰無父母父母如天地  
我的父母倚盡了王氏的門廬人誰無兄弟兄弟本  
同氣我的兄弟冷落了姜家的布被嬌嬌嫡嫡恩愛  
的夫妻半拋半離長夜守着空空的帳子兒兒肉肉  
親生的男女無倚無依鎮日看那白白的庭闈自家  
日常看着幾個書生羈羈絆絆與犯罪囚徒無異年  
終算著幾担束脩多多少少與僱工常行不殊吃了  
無數的冷冷熱熱那飯碗柰了幾多酸酸澁澁那酒  
卮接人家親友小小心猶恐怠慢了賓客叫人家



奴婢哥哥嫂嫂猶恐撞撞了那廝開口教書人便拾  
着句讀動手改課人又議着高低記問偶不到村夫  
也要盤倒奇字倘不識小子也索吃虧又有一般難  
處的事務正是擔輕又不得步重又難支課少了主  
人嫌懶惰功多了弟子道難為有一個苦切的時節  
正是書生歸去後燈火未來時冷冷清清無人管待  
昏昏黑黑獨自支持有一箇主人膠柱鼓瑟棋不用  
着詩不許題庭無花卉作樣架無經史做媒誰管你  
神疲意倦誰管你晝永夜遲好苦也教我怎消遣過  
得日兒有一個娘子清奇古怪茶又故晏飯又故遲

巫上青氈既薄爐中獸炭更希誰知你身寒脚冷誰  
知你口渴肚饑好苦也交我怎熬煎過得夜兒有一  
等學生強頭掘腦教東做西無廉無耻說是說非人  
家內眷又護痛東道又不知雖有朴作教刑交我也  
難施身子裏好似嚴姑手裏無緣的媳婦踽踽涼涼  
拘拘束束一星星要循規矩又似晚母身邊失愛的  
孩兒孤孤恹恹怯怯虛虛半點兒不敢差遲有所言  
必議之而後言誰許你亂嘈亂雜有所動必擬之而  
後動誰許你胡做胡為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誰  
許你懈懈怠怠衣冠必肅整容貌必端莊誰許你離



離披披茶肆酒肆昔日那慷慨高情到此來滿將拋  
棄偷香竊玉少年的風流狂態從今後一筆拘除學  
兩分痴呆纔可騙人歡喜若一味勤緊方得免人淹  
咨師弟之禮甚嚴不可一日放曠賓主之間不易能  
保一世歡娛且是那春三二月山青水綠孰不提着  
壺挈着榼酬着佳期我獨守其空齋只落得昏昏悶  
悶秋九八月更長漏永孰不扳着妻挽着兒卒着殘  
歲我獨拳其空床無柰何縮縮悽悽大六月內暑鏢  
金也須要戴着帽披着衣穿着那布褲子管着那暑  
襪兒熱烘烘誰知淹得我肌膚酸臭怎能勾得浴乎

沂風乎舞雩三嘆咏歸十二月頭寒折膠也須要把  
着筆描着硃坐着那冷板凳踏着那冷地皮陰冰冰  
誰知凍得我鼻涕淋漓怎能勾烹黃雞酌村醪醉倒  
玉山頽千般苦萬般悲小子非是不知業在其中矣  
可憐這村學堂裡埋沒了多少高才的漢子枉屈了  
多少絕學的男兒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豈可依依於  
斯寄語天涯海角青氈客子規聲裡自深思

金贖蛾眉述

王百谷

若夫指帝天而喻美賦雲雨以陳奇此娟麗之極致  
顏色之盛觀風雅之艷聲而情性之慝思也然謂柳



絮之才罕栢舟之操如雲之媛周崩城之烈舜華之  
娛多同車之行苧蘿之姝靡坐臺之守竊香之姬無  
墜樓之志琴心之女之投梭之貞何哉蓋竹箭不花  
芙蓉寡節齒角莫容以並戴足翼有難於兩賦矣清  
河姣人名都毓芳流聲皇甸萍踪靡屆來遊此邦黃  
鳥讓其歌聲青山學其眉黛短衣繡鳳六銖未謂之  
輕高髻盤龍一尺猶嫌其短方且捐金百鎰自贖蛾  
眉落彼蘭籍初下王敦之閣主斯錦社復窺宋玉之  
墻于是浪子牽心風人增寵筵前半面亂蘇州刺史  
之腸江上片雲入楚國君王之夢千金買笑無非白

面之郎一見留情盡是青雲之客人折章臺之柳絮  
騰薛氏之箋莫不憂玉鏗金吐高唐之藻思蘭雕翠  
竊搆洛水之華辭此好德之鮮孔父喟然于未見易  
色之難卜氏三復而太息也不謂鄙人亦承解佩匪  
多情之白傳徒隕淚于青衫持杯作賦豈同鸚鵡之  
多才下馬投金實類鴛鴦之在野敬引序言流布同  
志尚冀馨馨桂葉藹楚館之清音奕奕錦標重秦樓  
之芳價耳

金陵六院市語述

風月中人

說不盡六院風景更有一番議論與衆不同若不細



細推詳難得一一通曉談笑則訕字當先舉動則者  
字為尚無言默坐者號為出神有謀未成者乃曰掃  
興擴充知其整齊稀調却為莫語好不言好而曰現  
走不言走而言趨討不言討而言設打不言打而言  
趨唱不言唱而曰譙小不言小而言嗟燥皮乃相戲之  
稱垂頭實宿歇之意趣鴉子極妙情懷麻蒼蠅可惜  
模樣謂冷淡為秋意言說說作空頭情不投者是不  
着人言涉敗興者為殺風景眼裏火見者便愛嘗湯  
水到處沾身說闖寡門笑彼空談而去嘲吹木屑噴  
人不請自來自一身而言撒樓者頭也克骨者鼻也

聽老者眼也爪老者手也齒老者牙也聽聆者耳也  
撒道者脚也嘻溜者笑也攘鎗者惱也鎗者臉也啜  
者嘴也摸鎗者捺粉也高廣者肉香也灑酥者出恭  
也雜嗽者罵也懷五者醜也自稱呼而言老媽兒為  
波麼粉頭為課頭樂人為來果保兒為抱老小娃子  
為頂老酒客為列丈老者為採髮系少者為剪列血  
夾為瞎眼罵玉郎為麻面繩兒為蠻子反該為獸音崖  
子矮而壯者為門墩長而大者為困水自飲食而言  
稱訕老知其用茶稱馨知其用飯稱海知其用酒稱  
直線知其用肉咬翅知其用雞稱河戲知其用魚稱



張知其吃食自用物而言衣服則曰袍杖帽子則曰  
張頂簪子則曰插老銀子則曰杏樹銅錢則曰匾兒  
汗巾則曰摸攘至若埋夢即沒有之意扯淡即胡說  
之談弄把戲以喻乎儉朗堯以明乎大方列趨與房  
裏去聲音粗近設燕剪與討房錢聲實相同哥道是  
則曰馬回子拜節問是誰則曰葛五媽害眼爛嫖者  
呼為高二哄人者比之劉洪行月經號為紅官人用  
絹兒呼作陳媽媽有客妨占嘲為頂土粉頭攢龜名  
為打絃賺人以娘稱已自道小名柳青令客連念三  
注誘此聲為犬吠千言萬語變態無窮乍聽初聞  
朦兩耳致使村夫懦子張目熟視不解所言徒為彼  
之嗤笑故畧序此以告四方休題他鄙俗不堪須把  
他這一場看破

傳類

倭人傳

宋澄海門外地名施搭里有施八者者雄霸一方專  
務吞併人業攘奪人財一稱貸其門雖息倍所直而  
券猶不可技以故鄉民力作勤勞之資悉填於無厭  
之壑家雖大豐而奸術益肆矣且性便給好談人過  
短發人陰私至人有不愜意者則造言詆毀幾不能



堪證事指時如出真實某人有兄則曰此負盜嫂之  
行者也某人有父則曰此懷分羹之心者也某人貧  
則曰此以酒色廢業者也某人富則曰此以鼠狗成  
家者也某孀居必誣為失節某閨處必詆為不貞某  
本善人若被其論成惡子某素廉士一經其口為貪  
夫傲物輕世盡人而視皆下愚不檢之徒鼓惑遙傳  
陰受其害者無算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誠可謂舞之  
矛於牙齒之上行砒鴆於非刺之中矣及其彼此構  
讐言爭訟鬪施且取事於中掠恩覘利賈禍逞兇曾  
不知作俑者誰面之汗而顏之赧也八者自少至壯

悉以此術行鄉鄉民畏其口舌之禍鉗口不敢與抗  
而其惡日甚至乾道八年秋一日黃冠化齋堂下八  
耆吝不與求懇愈勤則呵叱愈至黃冠徐徐啓曰主  
人無惜一碗節完爾一家八耆大怒曰乞途野道能  
禍我耶喝人牽出使去不爾將以妖罔送治黃冠且  
笑且行有一人從西廡向前啓首曰主人適以他事  
不樂遷於真人非性然也敬備小齋為主人代望真  
人笑嘗勝主人侍祭於真人也黃冠者揮拂太息曰  
以廉來之室而有冉閔之心者存何其異歟言畢出  
戶人復堅詢不已黃冠笑曰我豈果歟于食者耶主



人罪深試一挽解今且怙甚不能救矣汝意誠當持  
吾瓢去能寔以米猶夫齋也人即奉瓢於家滿其米  
迨欲持還極力不能舉益以一人亦然至三四人亦  
然喧傳怪異報於八耆八耆自走視之始以指爪繼  
以錐鑿又繼以刀鋸而難舉如初八耆遂驚駭不寧  
急使追求黃冠遍無覓矣正鬧嚷間忽雲霧陡黑風  
雨暴至俄有火光一道起自場中須臾穿屋漸碎漸  
大遠見灰白二龍奮擊奔馳衝擾其室又有跣足神  
人數十餘或紅巾或青巾出沒於火光之內若導引  
其二龍者震電轟雷聲聞數里堂軒傾仆桁柱俱裂  
龍入鴛鴦湖中兩日後風雨大作人見其去云

鵬傳

陶九成

昔黃帝少昊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官命  
鳳皇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  
鷲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焉資衆  
禽之肉以為食鵬之徒寔繁其與鵬同氣而異質者  
鷹鷂鳶隼鷓鴣鴟鴞皆助鵬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



姓者鷓鴣鷓鴣梟鳩訓狐鬼車其惡與鷓同特其材  
異耳然鷓有大小小者從鷓鷓鷓雀力可制則制之  
大者雖鴻鵠不畏也故鷓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  
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鷓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詞  
招衆禽之過而翹諸鳳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叛者  
也鷓鷓舍禽言習人語是奸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  
木是冒越者也鷓鷓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鳥知吉  
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鷓填河以阻水利鷓鷓攘鷓之  
居鷓鷓荒淫無度鷓鷓好閒雞好聞毆相傷鳧鷓鷓鴨  
習水戰鷓鷓白鷓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鷓催歸

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  
益甚鳳皇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鷓與爽鳩相為表裏  
窮山谷披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齒  
扼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  
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  
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鷓使勿執於是鷓之勢益張而  
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鷓所為則起而  
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窟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皇  
始憂之聞蓬萊之巔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  
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



治之鶴乃與鳳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衍今之為鵬者何其多邪昔之鵬名鵬形鵬性鵬本為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為鵬雛之習飛者學為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為鵬不誅其渠魁殲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鸚鵡鸞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鵬耳鳳皇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所至而磔之鵬徒盡斃勅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

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昊氏之恩鳳皇與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惜今之人子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惜哉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幼相交及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向習宴安無他技獨畧解書數妻色艷富子乃設謀謂言爾困甚何不圖濟乎窶子告以不能之故富子曰



我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但乏主計之人覓之久矣爾才正應膺此耳吾為爾策之窶子感謝富子即具舟并載其妻以去抵一山又謂言吾初未嘗與彼言彼突見爾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便不可復進留爾內人守舟吾先容焉計也窶子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致窶子碎破血出被踉蹌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斧斫之一時氣絕富子謂其必死矣哭下山謂其妻曰爾夫君啣於虎矣如之何婦號哭富子又曰哭之何為吾試同爾往檢覓不見乃再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

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齧富子去斃焉婦驚走心念彼熟於行路且如此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故路順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傍問其故婦以此情告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也舟在彼遂引之還見舟而滅蓋神人也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乃親夫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近果夫果妻也相携手大慟而甦各道其故夫曰彼圖淫爾固未得淫圖殺我固未得殺婦曰吾苦爾死爾



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於是更悲笑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之時何義哉後乃以巧敗受不  
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  
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  
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義犬傳

留齋主人

余向往柯城遇雨如注亟投宿村庄有一叟年六十  
餘家徒四壁立惟畜一犬自隨余曰叟有妻乎曰妻  
棄我而嫁矣有子乎曰一子棄我而他矣因泣下曰  
吾自妻子棄後惟茲犬依依不離吾并日而食茲犬

朝出求食暮必歸歸必掉頭搖尾繞吾膝而嗅有惘  
惘可憐狀夜則宿吾床下聞戶外履聲則吠嗥嗥然  
吾恃以無恐一日余饑弗能興謂犬曰爾亟往富家  
求活無戀我同死溝壑無益也犬如言而去余謂犬  
從此逝矣薄暮歸復如故閱今三載矣余感其義以  
為吾妻子弗如也因呼之曰義犬既而思之此特吾  
犬然耳他恐未必然也試觀諸東隣東隣有兄弟同  
居者兄久病資弟以養弟一日給兄曰吾暫往北村  
傭工以給兄迺竟一逝不返獨一犬依依不舍亦如  
吾犬然又觀諸西鄰西鄰有富家羣僕數十人頃歲



因里役破其家不半載羣僕相繼而逝獨其犬依依  
不舍亦如東隣犬然何天壤間義氣獨鍾諸犬而靈  
於萬物者反獨畜耶余喟然嘆曰叟之所知者止此  
耳而豈知類此者尚多耶時夜將半耿耿不寐因與  
叟對床言馮道歷事五朝及近時賣友落井下石數  
事叟矍然曰天壤間有是人耶是皆吾犬不如也今  
而後吾無尤於妻子也已茲事去今三十年追而為  
之傳以儆夫人之弗犬若者

記類

美人月夜遊園記

黃纏道勾吳人也素雄於貲少年游俠天下湖山足  
跡將徧年既衰飄然有高卧林丘之志因自號瑞鶴  
仙又號風流子墾地百畝築園其門外苔徑粉壁  
竹橋清澗幽雅絕塵雙門隱隱雕簷翠幙朱欄曲檻  
縹緲如畫里中高士白練序題其扁曰園林好景臺  
館之麗無算其最勝者則高陽臺古輪臺也二臺相  
對各方二丈高三丈以瑪瑙為之設金人捧露盤於  
臺頂其下則金明池屈曲於中小重山環繞於外也  
有金鯽千尾而山峯競秀天巧琢成又名曰夏雲峯  
四時花鳥色色可人而三春尤盛然終日扁鎖遊人



莫入吳中有美人能詩文喜遊玩暮春旣望之夕因  
率侍婢數人欲往黃氏之圃觀焉賂守者朱奴兒然  
後得入是夕西江月上煙鎖南枝綠陰婆娑紅英撩  
亂美人金蓮窄窄玉體盈盈於是轉翠栢屏歷茶蘼  
架登臺涉館遊石假山臨流四顧渺渺乎有江山千  
里之想已而立於桃李花下吟成五言一律詩曰夜  
闌更漏永春富小桃紅遶地遊初遍齊天樂未終柳  
如金絡索人似玉芙蓉手撚香羅帶花陰立晚風吟  
畢忽見梧桐樹底人影突出美人惶不及避至則皆  
女冠子也一女黃衣桃腮一女紫衣纖腰一女玄衣

縞裙各向美人施禮笑問曰月夜逍遙樂乎美人未  
及答三女即邀至庭中少憩但見四邊靜悄玉漏遲  
遲疎簾淡月幽香遍滿三女謂美人曰錦堂月色如  
晝奴輩幸集賢賓何異步蟾宮而親炙姮娥之面耶  
因設錦褥共坐于庭言詞清婉答應如響美人亦笑  
談忘倦從容請問姓名居止黃衣女先言曰奴輩皆  
王公侍妾聞好姐姐在此吟玩私出奉陪幸勿相訝  
奴名多嬌乃喬木世家唐時有諱栗留者奴九世祖  
也嘗衣黃衣朝天子自製法曲獻仙音明皇愛之賜  
號金衣公子遂世襲其號奴亦頗曉音律性復好織



主公見奴弄機拋梭喜謂曰爾又織成一機錦耶每  
花晨月夕主公命小婢排青玉案自酌梅花酒聽奴  
歌聲嘗見許為俗耳砭鍼詩腸鼓吹其憶多嬌如此  
紫衣女曰奴名迎春先世外國烏衣人也愛南方地  
煖遂入中原迄今幾千秋歲矣五代拓拔氏燬我屋  
宇暫徙于簇玉林中今賀昇平已久宗族蕃衍有與  
貴宅為鄰者姐姐不識耳女以口舌便捷有寵于主  
公性喜拈花弄柳嘗欲收江南春色而歸之肝肺也  
玄衣女曰奴名喜卿文家三槐舊宅也上世有入山  
採藥者遇臨江仙子謂其夙稟靈性授以奇術遂出

金字經一卷符籙一道付之云得此則八仙可見銀  
河可至吉凶可知世守其術奴亦能預報人間喜事  
也美人曰今宵幸會誠哉有緣然風清月朗一刻千  
金可無佳白乎多嬌曰適聞姐姐所咏真字字錦也  
奴輩敢不效顰乃先吟曰念奴嬌滴滴畫錦畫眉分  
巧韻聲聲慢新衣縷縷金啼殘紅芍藥睡損海棠春  
更喜遷喬處亭前柳色青迎春繼吟曰畫堂春色好  
樂處即為家出壘花心動穿簾蘇幕遮身經西地錦  
泥掠浣溪沙巧訴衷情語烏衣月已斜喜卿亦吟曰  
曾度天仙子橋成乞巧時倦飛秋夜月旋繞玉交枝



好事近不近阮郎歸未歸燈花何用卜惟有喜卿知  
三女吟畢於是美人命一婢名海棠花者取金絡索  
掛梧桐為鞦韆戲既罷又命一婢石榴花者捧碧玉  
簫吹之清和嘹亮響遏行雲一婢名絡絲娘一婢名  
香柳娘皆善歌舞於是搖明璫曳輕裾歌採蓮之曲  
舞採蓮之隊亭亭嫋嫋雜亂花影美人樂甚復吟七  
言一絕詩曰賞花時節迎仙客瑤瑤臺前十二紅  
憶王孫雙勸酒鷓鴣天氣落梅風海棠花亦吟曰細  
柳搖金梭月影錦衣香惹武陵春獨憐玉女搖仙佩  
悵望桃源憶故人石榴花亦吟曰一枝花宿雙蝴蝶

佳女吹殘碧玉簫沉醉東風天下樂坐看月上海棠  
稍吟畢美人復謂絡索娘香柳娘曰採蓮曲乃舊人  
所作汝可新製一曲歌之於是二婢載歌載舞絡索  
娘歌曰滿庭芳草兮淒淒怨王孫遊兮不歸瑣寒窓  
兮人靜點絳唇兮何為傷粧臺兮懶畫眉惜奴嬌兮  
長相思香柳娘歌曰鳳皇閣上兮吹簫絳都春去兮  
魂搖罵玉郎兮薄倖解連環兮輕敲紅繡鞋兮步步  
嬌望想人兮月兒高歌舞既畢但見明月西斜花陰  
東轉宿鳥驚飛於樹杪遊魚跳擲於池中美人將言  
旋遽失三女所在美人肅然而恐率侍婢亟行明日



訪于黃氏並無三妾使小婢往視園中所坐之處惟  
梨花成雪桃花為雨三女所設錦褥即落紅滿徑而  
已細味其問答之言吟咏之句乃知其為鶯燕與鵲  
之妖也嗚呼異哉

無量生記

胡文煥

世有無量生者素與胡子交厚萬曆壬辰春胡子偶  
得暴疾遂與之謝絕不復置齒頰而轉與藥石生厚  
焉及胡子病愈藥石生亦相踈闊無量生乃乘間復  
謁胡子於美人座中時益癸巳夏矣胡子叱之曰何  
物妖魔復來謁我耶我因汝而致疾因疾而絕汝今

也踰年始獲小愈安能效馮婦之搏虎甘冉有之自  
畫哉汝其速退毋視我為垂涎染指徒也無量生笑  
曰噫子過矣向也我以子為明儻之士乃今亦拘拘  
者耶向也我以子為信義之士乃今亦忘情者耶是  
蓋子第知彼而不知此執一偏之見而然耳我敢為  
子陳之方子未疾之先子必賴我是輔我益居多而  
子未嘗以為多也及子既疾之後子則疑我所損我  
固未必乃爾而子獨歸罪於我也故我見子之疑即  
飄然長往不敢有溷於子我之自揣也為何如哉當  
子之愈即欣然來歸不敢有棄於子我之念舊也又



為何如哉且也子弗延我我安往而不適我故甘為  
自售必強子之我延也哉第恐子之終身或未能絕  
我于已甚而反叱我于自售之時使異日者思我而  
索我焉寧不為我之所羞乎姑舍是論即目下美人  
在座而我正與美人交相表裏者也而子對美人效  
屈原舍夫衆好愛而不兼我竊有所不取于子而子  
又烏得自以為樂然哉夫我既與美人為交相表裏  
則宜交相謝絕之庶子之疾不復作而藥石生者亦  
不假要之矣不然疾不獨我能致也殆有甚於此者  
子不聞諸夫子之言乎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今我固甘心焉在所擯斥矣使疾復  
作寧能歸罪于我也耶若夫開鬱滯佐懽悅理性情  
和血脉此又我之能愈子之疾者也子乃忘人之長  
錄人之短既惡而嚴怨是不淺嗟乎唇亡齒寒美人  
者且將潛哂而亂其心曲矣我不忍見心曲之亂者  
子尤眷戀若彼我且去之子其善飯可也言竟將辭  
去美人與座客皆為之容胡子末由違衆情于是延  
之在座少加親味酬酢既通賓主遂好嗣此或有時  
接見或有時託辭以卻之縱接見間亦不深相款納  
也較之昔日伯仲高陽彷彿平原與夫馬周李白動



以斗斛計者終相去遠矣然而既鑒之於已往能警之于將來使胡子惟暢于情而不及亂者在此無量生又未必無小補焉用是志其顛末云

### 毒牛記

錢鍾義

邑中歲序秋平屠牛者日割數牛居民宴享之需非是弗盛也然秋氣未深雨露未濡蛇蝮噬草牛中其毒輒死即當棄之滄洋之區水猶不可犯也以是非秋中不割而屠牛者必慎擇牛品耕稼者弗割老羸病瘠者弗割其割者謂之菜今京師謂之春菜是也東市有鬪人者以孟秋買利鄉人牽斃牛以其價什

貫買之其操刀執割聽使令者皆不前鬪屠者奮背而躬刃之刃入寬髀未遍手木不能舉指大如股股大及腰橫而殞殮之棺裂葬之土崩君子聞之曰孰謂天道不可信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屠牛已為忍矣乃不擇而射利匪但不擇更利其十倍之羸曾不思道傍有李非苦孰棄之哉夫人深信而我背之不祥莫大焉卒之信使令者各無恙而鬪人獨當其災宜也柳子執蛇者說曰蛇之為毒吾方憐之今彼不即汝而汝即彼是汝更滋毒也乃今知蛇之毒毒於草草之毒毒於牛牛之毒毒於屠屠之毒



又將毒於人人幸不罹其毒而毒屠焉然則牛非能  
毒屠也屠自毒也觀音經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  
者蓋幾是矣屠人者能厚其中必鮮潔其體以要利  
毒奚自而犯之哉為作毒牛記

異犬記

錢鍾義

甲戌孟秋既望有郡中之行道橫林門生陳子韶氏  
來訪舟次時深更月白有犬隨之繞身跳躑余怪問  
之陳子具述是犬隣畜也鄰與屠肆相對屠人某者  
每以殘骨腐柴相投狎可抱而懷焉一日隣坐窘迫  
以七十貫錢售卒未可牽粹俾屠人誑而致之縛置

鼎俎炎炎若舉火矣余哀其殼骸為加值而生之犬  
即投拜入門嗣是賓朋往來雖敝衣垢履不妄作吠  
聲司昏獰猛鼠且不能出穴也遇屠輒奔噬故主仍  
多方招之弗顧也余出入必隨叱之還則掉尾而去  
須試之若聆聆解人語也或問於余是可謂義犬非  
歟余曰嘗聞桀犬可使吠堯背棄故主惡得為義耶  
昔有垂韁戰草之說斯足以當之矣孟軻氏手足腹  
心犬馬國人草芥寇讐之論非正論也蓋以當時諸  
侯待士衰薄以此抗而警之若彼綱常之分則臣之  
於君猶子之於父也龍逢比干寧剖而已矣彭咸屈



平寧沉而已矣申生伯奇寧斃而已矣子騫休徵寧凍而已矣烏得較計曲直若左儒之論哉伍負不知此乃以鞭墓為快懷光不知此乃以怨望揚塵信以孟氏之言為的則子胥懷光將不可訾而陳氏犬亦得為義犬矣為作異犬記

異猪記

華亭文學

張子虞侯將之雲陽之邑道經吳之泚墅艤筏關西有孺子行遊河梁歌而過張子曰彼其之子有豕若牛欲報之德瘞衾與裊張子訝問故孺子不能對有丈人偃僕而告張子曰是河以南有王姓者業市廛

嘗畜猪於家一日走出町疃啣金一鏹歸授主人主人盛驚喜又銜主人衣引至其處舉喙掘地得金若干緡主人因是適富致土木潤厥屋而高廣其礎至於今操奇贏經營子母家殷殷肥深德猪也欲渥馭之盛以夏廡茹以鑿梁籍以細薪疾病則宰卷婁而穡務延其天年殆一紀有餘於此矣肢體曼胡重十數百鈞張子怪其言趨訪所稱畜猪者家巡河之南北折而巷果有王姓者踵其門則主人念觀猪者日駢闐而不勝應也迺屋猪中門之外聽人縱觀弗迓御交口末從知主人名張子親觀猪之異也已不任



潁仰特以側卧命侍兒策起之則劃然長鳴矍然怒步兩牙夾唇四股垂地高擬於黃犢而肉倍之張子因感愴太息曰猪於六畜最蠢而此事寔最異且一事也具二美焉夫猪所食糟餒耳迺知竭心報主忠也得財不私廉也世人享萬鍾割茅土猶不矚勵清白人弗猪若哉王德猪之財參老其齒兼恤其後世有荆棘甫平誅夷輒追兔死狗烹者於王何如畜良於組圭市井賢於輦燾是不可鏡哉嗟嗟吾尚有以救猪而規王也猪以身事人當作鼎中饜耳今且食人食葬人葬何其甚幸耶異時毋襲烏將軍故事一遇郭相國恐腕落於鹿腊也財視其所守是故管寧鋤地捐金豔稱宇內即吳之先賢被裘公甘負薪苦作不拾路遺於季子矣澣墅去延陵咫尺王不聞古人風乎迺晏然寶此黻黷非必天倪如介何諸子抵掌曰張子不言言必可諷盍命墨卿用補稗官張子唯唯返於篷艫之間扣舷作異猪記

志類

閒境志

屏山病叟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跬步至焉無炎



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桃源與囂  
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栖  
寓埃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  
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  
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昭之解繁譬  
道輪之繫柅然而篤於脩勵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  
誚其拙湛於功利者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  
能居也昔許由嘗卜鄰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  
因之以逃國顏闔子仲因之以辭祿儻哉卓乎莫  
可尚已若志坐夫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

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  
嘯微吟送日月於枯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  
有意臻其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  
其間自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閒境之別名也自  
世途歆豔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  
焉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咏挾以為高  
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  
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莫久  
歟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旨趣以  
導夫來者



養生論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為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  
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  
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  
者也故人之壽止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  
過乎百歲其不善養生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  
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為  
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  
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為日月為列宿虛而

為風濡而為雨露凝而為雪霰為霜電怒而為雷電  
蒙而為雲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  
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  
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  
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  
為水旱饑饉疫癘凶荒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  
過則為淫邪放恣暴虐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  
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  
子者或不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  
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以悖夫天



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後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脩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遺紛居閑處幽寂寞寡慮優游無為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為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當為者為之耳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天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而身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則夫三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為則不賢以為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器玩凡其可美可嗜者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日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身之



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身以永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樂閒論

東谷所見云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轍不知其幾其閒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地不獲一見



而身先亡者有矣又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非其心也而乃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於干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放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間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 勤有三益論

且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 否泰論

胡文煥



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故人有始否而終泰者有始泰而終否者有泰於中而始終否者有否於中而始終泰者物之不齊理使然也不見諸春榮夏實秋衰冬枯乎然而否於始者吾固知其非其非終否也不足以為憂也泰於始者吾固知其非終泰也不足以為樂也又不聞諸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乎雖然寧先否而後泰毋先泰而後否也何也否於先則動心忍性曾益不能必善於處泰矣故達泰於先則宴安怠惰長傲飾非必不善於處否矣故窮至於始終其否焉者命也不得而怨之也始終

其泰焉者亦命也不得而羨之也然亦不多見也苟能安其命脩其身亦足以否挽泰禍轉福正所謂皇天無私唯德是輔者也倘處於泰而必欲求全於目下貽謀於將來此其不知分而天且厭之矣人力又烏能勝天噫惡否樂泰人之常情不究否泰之因徒據否泰之跡奚可哉且夫居其否而安其命焉脩其身焉已雖未獲泰而子孫必有泰者享其泰而不安其命焉不脩其身焉已雖未獲否而子孫必有否者故必如顏子之簞瓢陶侃之運甓以處否泰方可不然造物乘除之理寧能倖以免耶在乎遲速之間耳



憂樂論

胡文煥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生於安樂死於憂患此一定之理也憂患者非獨貧賤之人有之雖富貴之人天下所仰羨為神仙者亦有之第其憂患之事有不同而其憂患之心則無異耳其故何哉蓋人自有生以來即有知識既有知識即有憂患憂患常多安樂常少且夫天時之晴晦世道之遷騷皮膚之痛痒小兒之叫號何莫而非憂患乎是又事之同者然則又烏得以神仙仰羨彼而知我之非神仙也歟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噫惟其不可與人言所

以愈不如意彼聖賢之不如意者堯不望於子舜不得於親宣尼之絕糧子輿之戒心即萬古之下且知之又何莫而不可與人言乎其不可言者必其妄想妄求逆天悖理之事耳然則何能樂哉故能達其理而知其足憂患可也安樂可也順受之而已矣將必見憂患之常少而安樂之常多不然日與憂患俱且不暇而又何知安樂耶夫子有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又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可見皆在我之自取耳必也處憂亦樂不失其飯蔬飲水之常處樂亦憂惟顧其廊廟道義之重斯得其正矣不然缺陷



世界其孰能全之有如遠慮預防則又不可不審焉

啓惑論

方孝孺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祕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其愚者皆信而尊

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於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常得其罪而然耳見



罅唇掀鼻俯脊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於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於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冤冤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於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醒迷論



大抵事近於戲則易染心涉於利則難逃是以博賭之事不計大小久暫皆足以廢業喪心招怨動氣甚者虧名玷節露耻揚羞又甚至敗家者有之亡身者有之嗟乎一念少差竟迷於利縱有所得亦不能補其所損况未必得乎且以其事言之滅禮義而尚兇強去真誠以使機變當場得失交戰營營怒目揚聲無儀多厭冒寒暑而莫知甘饑渴而不顧盡日終宵雖勞不怨耗神殫力自苦何辜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競錙銖啓是非之釁儒者墮業農者失時商者蕩資工者怠事耽身誤已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及其彼

此息爭勝敗攸判得者不足以償勞失者愈有以取悔割不忍之金強慨然之態久為囊物頃付他人趙璧隋珠愛之不得縱平日稱為至契者欲假分文勃然變色雖赧顏屈節以求之不可得也此時此際憂容可掬哽氣頻呼內訟默思欲追無及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臨夜歸家吞聲歛跡含怨有僕垢面有妻子不為歡母不為語雖剝汁殘羹亦一吸而盡且多營處置之謀將作恢復之計夢魂顛倒博騁相從甚則悲憤迭興寢寐俱廢禍由此釀疾由此媒反而思之非不得已事也人亦何苦而自迷若此耶



及其或稱貸於人或沽典于己急急孜孜惟求再逞  
飲食所在若將不遑視得若取諸寄也豈知處既敗  
之勢難戰挾未盈之本無威氣弱心慌人皆可侮猜  
紅覓綠十無一從千方之所獲者一旦失之而不足  
矣屬望雖殷徒為空想之迹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  
耶及其黃昏將近意興方濃雖其心欲言旋柰何勢  
不由已索燭求油拋家寄宿致懸父母之憂思因爽  
親朋之信約遍尋無覓童子倚門而迎逐想難求佳  
人守燈以待吾方逞雄心爭博手囂囂然自以為樂  
也身親不善聚怨一門反已懷慙細思無益人亦何

苦而自玷如此耶及其屢試不利興阻于空囊志糜  
于稍短袖手傍觀眼紅心熱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  
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躊躇莫決如醉如痴家事不  
支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為之亦恍然若失矣昏  
迷沉溺戀戀不忘俯首憑几形影相弔人亦何苦而  
自溺如此耶又有一等奸險小人專一伺訪良善乘  
其可入之機附以知己之列言動之利誘之滷食  
結之作穿成籠不至于不入不已也及其髻髮一把  
釣餌一吞始之所言毫不能應虛利雖無寔禍先至  
且彼機械熟於久鍊詭詐出乎多端色有鉛沙馬有



脫注雖號慧敏者亦墮術中况以愚弱之身而當彼  
無窮之計則其勝負不待對局了然可卜矣即運郭  
况之金穴輸鄧通之銅山日亦不繼况其他乎人反  
不悟于斯必欲與之相驅騁焉嗚呼是猶石投湍水  
愈番則愈沉也羊觸藩籬彌逞則彌困也求其能濟  
事者吾未之見也已間或僥倖少得人即怨尤弱者  
引恨之以心强者直拒之以色又有狂罔之徒從而  
愬於親告於友訟於官司體面大傷廉節盡喪較之  
微利孰重孰輕嗚呼辱害相係必至于斯而猶不知  
悔更將何待耶又嘗知夫嚴也古稱五白戲始牧猪

無金玉之質無著龜之尊無耳目之見聞其初蠢然  
一骨耳切磋焉琢磨焉斯是矣至於投叱之下偏能  
順小人欺君子宛轉隱見之間欲少假借而一毫無  
所容其能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嗚呼人靈萬物乃  
遑遑焉仰求於蠢然之骨而又為蠢然之骨所窘困  
可哀也哉故擇術貴精與人貴正苟不能擇而與之  
一旦誤入于內恬不知愧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  
設或言及於此亦掩面不敢贊一語嗚呼肆欲於朋  
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前將與塞耳盜鈴蒙頭操  
刃者等耳欲人之不聞且見也何可得哉况乎此行



一聞百惡皆萃納污引侮莫不由斯賢者不為禮富者不為托智者目為愚儉者鄙為敗父母惡為不肖鄉黨指為下稍小競蠅頭致膺衆謗競者未實謗者薦加嗚呼以親黨不韙之名易難望之利雖鄉人不為而人竟甘冒可悲也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可哀可悲者又如彼然而斯人之耽且好者何哉不曰仗此肥家則曰冀此取樂噫陋哉言之過矣天下之利何事無之明經足以干祿用武足以要封鬻販足以盈資桑麻足以廣積皆事也則皆利也何獨喪名節以求之乎吾恐家未必肥而空虛瘠弱之弊先速之矣

矣肥者果安在哉天下之樂何事無之讀書可以開襟胸彈琴可以怡性情種花可以觀天機養魚可以寄生意皆事也則皆樂也何必冒污辱以求之乎吾恐樂未必取而憂愁抑鬱之思先逼之矣樂者固如此哉况其轉展相尋間彼此兩失機杼脂膏暗鑠於囊頭之手田桑汗血潛消於錄事之家所謂鷓蚌相持漁人得利正謂此耳盍不鑒諸古人乎忿心生于博殺致殘鴻鴈之情淫行起於點籌因造房幃之醜樗蒲百萬達者見譏坑塹二三宦途有誚家產之俱盡桓温幾喪溝渠擔石之無儲劉毅將為浪蕩至于



投馬以絕呼亡羊以從事四緋以彰快孤注以明窮  
不可枚舉而其為累一也自古迄今遺聲尚臭由今  
迨後取法貴芳故其白衣事省黃口身閑藉此消遣  
固無暇責矣乃若言儒言貌服儒服冠儒冠者  
亦倡和成風競相篤好史籍詩書束棄高架雖蒙塵  
積垢而心灰志奪視如仇敵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  
廢及其較技掄選之時風簷晷影之下榮辱甚關心  
手莫措日之相與以為樂者果能代我否耶及今知  
改則名可全家可保終身俊髦苟遂昏迷吾不知所  
了矣何也日月反照無損於明君子繩愆不累於德

以陳元周處之徒尚自憤發改行卒為善人况吾輩  
號英達者不減元處而未聞能自悔訟豈以既招物  
議改亦無救也歟噫嘻人孰無過改之為難過孰無  
因原之為盡向使商甲不悔桐墓幾為暴桀之君漢  
武不下輪臺則亦亡秦之續孰謂改之功不既大哉

### 解嫖論

夫人之常情非愛財則愛身也非畏法則畏理也非  
慮前則慮後也非好名則好勝也人之於財或以毫  
釐而貿易無成或以分文而僮僕笞撻或以假借而  
朋友分袂或以不均而兄弟構詞至於淫色則傾囊



橐破家貲而欣然為之甚且甘餓莩胥盜賊而終身不悟也謂之何哉人之於身或以墜馬而畏騎或以危舟而靳渡或刺其皮膚而艱然怒不可當或小有疾病而戚然恐不能越至於淫色則耗精神喪元氣而恬然為之甚則染惡瘡耽惡疾而甘心不悔也謂之何哉且無祿者犯奸有罰職役者宿娼有禁法之可畏也明矣今之人縊死於行院刺殺於青樓為嫁買而經官問革緣淫奔而出醜遭刑夫以吾之一身仰有父母俯有妻子上有君師下有姻戚其所為之事甚多而乃以女色罹禍不亦可羞之甚耶色荒之

訓書有之冶容之戒易有之理之當鑒也明矣今之人正氣挫於邪氣名節喪於妖媚居鄉則見啜於閭里居官則招議於縉紳夫以吾之一身為後人模範為鄉黨儀刑為兆民標準為庶官表率其所係之大甚重而乃以女色致累何其弗思之甚耶祖之有孫願其繩武以顯我門庭父之有子願其克肖以分我憂慮今或為色破家喪命辱其祖父而祖父以此恚恨至於病且沒者居多是使其身為不孝不慈之身雖有他能不足稱也光前之道固如是乎妻之有夫望其為我之托而醮一不移子之有父望其為我之



天而終身有賴今或為色損家廢產離其妻子而妻  
子以此窮困見辱於人者恒多是使其身為無禮無  
義之身雖有豪才不足取也裕後之道又如斯乎死  
於戰陣者以勇名死於諫諍者以直名若死于淫色  
者名之為敗子為其破家也名之為白蟻為其破屋  
也苟有好名之心者當有所耻而不為矣而人固安  
之何其愚也業學者以文藝勝業農者以本分勝若  
出於淫色者或生乎男何忍使之為優也或生乎女  
何忍使之為妓也稍有好勝之心者當有所擇而不  
為矣而人顧願之何其卑哉或者以子美之四娘謝

安之雲月東坡之琴操陶穀之弱蘭為四公之樂而  
不知此寔四公之累也或者以相如之竊玉韓壽之  
偷香張敞之畫眉沈約之瘦腰為四君之豪而不知  
此寔四君之玷也故與其為項羽之嬖虞姬孰若為  
雲長之斬貂蟬與其為君瑞之謀崔鶯孰若為睢陽  
之殺愛妾與其為申生之慕嬌紅孰若為賈清之撒  
烟花明此於窮則為清白之君子明此於達則為正  
直之大夫明此於寒微可以立家明此於富足可以  
保業而俚言所謂腰間劍與色不迷人者是又閭閻  
之所素曉也嘗讀孔子世家見柳下惠坐懷不亂魯



男子閉門不納讀晏嬰實錄見里婦顧嬰微笑晏子  
悔責數日之言讀江夏野史見馮商聘妾遣歸生子  
狀元及第之報乃喟然嘆曰不淫女色非獨愛身也  
愛德也而財又不足言矣非獨畏理也畏天也而法  
又不足言矣非獨慮後也慮鬼神也而前又不足言  
矣非獨好名也好積善也而好勝又不足言矣如此  
則楚館秦樓非樂地也陷人之罟獲也歌妓舞女非  
樂人也破家之鬼魅也傳情通笑非樂意也迷魂之  
妖孽也倒鳳顛鸞非樂事也催命之妖狐也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雖家梅不可折也而况於野乎雖女

色不可淫也而况於男子鄙見如斯人請自悟

風水論

羅大經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  
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  
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  
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  
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踈山水飛  
走則必無人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  
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  
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



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于山粟芽于室此乃汗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

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 推命論

王安石

吳里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懵乎



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為貴若賤天所為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為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議類



拜文房四子洞房六子議

蔣世隆

昔有一士人與一麗人情好甚密已而得偕伉儷乃相謂曰予今二人魚水相歡矣同事風花則有文房四子曰筆曰墨曰紙曰硯而已不假以恩寧無沙中偶語乎麗人曰俞乃拜筆曰筆花郎墨曰磨花伯硯曰合花子紙曰通花大使四子拜封將之任筆不憚曰余制自黃帝管於蒙恬爵於韓文公今乃拜郎次於三子之下寧不為文房之王濬乎詰諸墨曰子何功居吾上墨曰韓文公唐臣也玄宗唐君也子雖重於韓其視我化道士步天宮而重於唐君者孰高筆

不敢與爭又詰諸硯曰汝端溪居士以壽靜稱乃亦侈然居吾上乎硯笑曰予即墨侯耳管城子列爵惟五也侯與子孰先筆由是語塞乃詰諸紙曰子何人也亦右吾乎紙曰予生於蔡制於薛莊重於五鳳樓韓家任乎治則泣山東之父老任乎檄則起枋頭之奸雄爾固不敢與墨爭而敢當我乎筆笑曰子亦欲方諸墨硯耶子非我則空函所以羞殷誥我誤子則露布所以羞蘇絨子當下我必矣紙大笑曰子非我則鐵畫銀鈎將何所施描花模月將付諸誰爭辯不已硯釋之曰要皆風花中人也何苦爭高所可慨者



洞房六子耳曰床曰帳曰褥曰衾曰氈曰枕空預風  
花之列而不受風花之蔭行將為介子推矣筆因曰  
信其傷哉乃相率而白諸士人案下士人曰非諸子  
為言予亦長頸烏喙矣乃拜曼玉床曰迎花力士拜  
翡翠衾曰護花元帥拜遊仙枕曰轉花將軍拜芙蓉  
褥曰和花虞候拜五花氈曰帖花招討拜獅子帳曰  
統花都尉六子受封乃與四子分班受命頃之護花  
元帥曰詔將受封矣誰其主之統花都尉曰諸將無  
主願士人為主洞房諸子颺言曰吁士人其封花主  
也文房四子曰何偏也士人主風麗人主花可乎洞  
房六子曰主花者無風主風者無花如此兩子亦無  
樂乎其為主矣四子曰兩子無以為樂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天下之樂孰加於是士人曰都共成兩主之  
歡復何言

誅色魔議 散子

開惑道人

六博無何你倒是鬼崇么魔看你生質兒非金非玉  
顏色兒不采不文到要掌人的禍福司人的貧富判  
人的榮枯你是個賤牛兒身上骨頭倩着青面獸揚  
志切磋琢磨牽連了六枚兄弟為患何多人道你是  
個博歡娛倍宴樂的總頭我道你是個普天下散災



殃鍾禍福釀巫蠱混世俗的冤魔你遇着蘇季兒便  
投他做個先容辨士遇着劉盆子便投他做個安樂  
行窩你魂靈兒上了撮合山能使人覬覦奔馳東那  
西轆南飛北走左右招呼哄的人無明無夜無寒無  
暑忘家失業一任呼盧讀書的為你忘情經史務農  
的為你懈惰田禾經商的為你休了貿易營作的為  
你費了工夫富貴的為你失了良產貧窮的為你賣  
子老婆達人智士也多為你做出糊塗兄弟們為你  
傷子多少和氣父子們為你生出幾多坎坷夫妻們  
為你增了幾多厮嚷朋友們為你致了少生疎官

府們為你增了少詞訟詐人的為你起了少謀  
謨又為你冬不爐夏不扇良賤不分饑寒不厭簷眠  
露宿天地蘧廬又為你受怕擔驚迷昏失曉悲呼嘯  
號劉裕也曾將你一擲百萬知遠也曾因你終身起  
弄干戈更有無賴棍徒為你甘心盜賊與人起個風  
波還有那不識性命的極來自喪江河你持了一片  
歹心腸潑性子無親無識不仁不義鬼運神輸片時  
間將人的資本主張與我忽地裏又將我之所有斷  
送乎他你有時兒趨炎附熱有時兒恤匱周窮吃了  
刀鑽一肚鉛錫便與人通謀合計鼓弄愚夫剛總承



法苑珠林卷二  
那尋香逐臭的奸徒做個打樣筒的光棍剛總承那  
損人利己的狠漢做個抽頭的哥哥色魔色魔我便  
走遍天下若山魃魍魎若醜祖魔王却不似你時常  
肆禍色魔色魔你便旺了他人人將你錢來胡行亂  
使不曾將你來知恩感荷可不羞殺也麼訶可不惶  
恐也麼訶可不怨恨也麼訶

新刻游覽粹編卷之二



